

情成於癡緣由天成

真心執著纏綿等待

邂逅在箱根

文采璀璨如星
摯情濃郁動人

葉芊芊

Pauline



小說族叢書
191

邂逅在箱根

葉芊芊著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發行

邂逅在箱根／葉芊芊著。——第1版。
——臺北市：希代，1993[民82]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小說族叢書
；191）
ISBN 957-544-564-3(平裝)

857.7

82007199

邂逅在箱根

作者：葉芊芊
發行人：朱寶龍
行政總編輯：林淑華
執行主編：冷麗娟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3年11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(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)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564-3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愛如繁星
情寄蒼穹
誰能解我
無語的相思

醉心的愛戀

葉芊芊

關於邂逅……

就那麼一眼，天不老了，地不荒了，這個世界只剩下你和我——還在呼吸。

雨已不是雨，花已不是花，我的視線模糊不清，唯有你，我清清楚楚看見你從遙遠的前世走近，帶著重逢的歡喜與激動，駐足在我眼眶中。

分針與時針忘了移轉，那是被我們倆的心跳聲給震停了，雲又告訴風，風拂過萬籟，便這麼說：他們戀愛了。

是的，就那麼一眼，我們戀愛了。

*

*

*

美麗的愛情，往往在雙方對看的第一眼時產生了，因為有好感，而使得平淡的眼神起了神奇的化學變化，變得複雜、悸動、熱情……

邂逅的刹那，就像咬合的齒輪，心臟不停地轉動，輸送摻著愛的血液流向全身神經每一處枝微末梢，可是時間一久，卻又悵然地發現原來齒輪有大、也有小，愛情付出有多、也有少，小齒輪拚了命似的奔跑，大齒輪老牛拖車似的慢行，這樣不協調的愛，最終也許只能說是美麗的錯誤。

如同鄭愁予說的：我達達的馬蹄，是個美麗的錯誤，我不是歸人，是過客……但是，馬蹄聲給了女孩希望與幻想，結果雖枉然，經過卻有一番醉心的意境。

迷戀與癡戀何嘗不是——戀呢！

*

*

*

離家出走，多數人都有過這樣的念頭，身體力行之前，我們往往會被現實打敗，如經濟問題、人心難測、返家情結等等，最後大都是忍一口氣。可是故事中的女孩——席湘雲——可是爆發了，一氣之下跑到日本找姊姊，偏偏姊姊不在家，度假去了，浪跡異鄉是小事，流落異鄉就是件大事了，在她徬徨無助時，帥得不得了的柴崎川伸出援手，愛神同時也出情箭，一件毛衣定了情，卻在三年後重逢。

重逢不是開花結果，才是掘土深耕的起頭，芽還未發，烏雲已滿天，席湘雲該如何撥雲

見日？還是任由風吹雨淋？

如果換作是妳，妳會如何愛妳所愛？

想想一見鍾情的愛，真的好美！去一趟異國找尋愛，也滿不錯的。
別忘了箱根是個好地方，等妳來邂逅在箱根。

邂逅在箱根



第一章

她一氣之下離家出走，來到陌生的城市。

已是日落時分，金黃色的暮靄被烏雲吞蝕，只剩灰暗的雨打在窗上。

席湘雲沒想到六月的東京也會飄雨，不小的雨勢敲著玻璃，彷彿琵琶行裏的大珠、小珠落玉盤的歌聲，聲聲悅耳。

可惜她沒有心情傾聽雨中的旋律，剛才在羽田機場打電話到姊姊的公司和家裏時，只有嘖哩呱啦的答錄機與她交談，教她不知該如何是好？

衝動，總讓她事後懊悔不已，而這一次她隻身闖異邦的後果，可能就不止是懊悔……萬一到了箱根還找不到姊姊，身上只剩三千日幣，在語言不通的情形下，她將會遭遇什麼困境？流浪街頭餐風露宿、被當成偷渡客抓去關、遇壞人被賣失身……

席湘雲安慰自己不要嚇自己，天無絕人之路。

也許是昨夜沒閤眼，今天又趕車趕飛機趕了一整天，她漸漸有些體力不支，昏昏沉沉地，但她不敢真的睡著，怕睡過了頭；也沒有辦法安穩地睡，雖然現在已是初夏了，高緯度的氣候仍不免有些涼意，偏偏她剛從如烤箱般的高雄來到此地，單薄的衣衫使她兩手不由得環胸合抱驅除寒慄。

天氣突然放晴，半夢半醒間她感覺手臂像被陽光覆蓋到，不過她懶得張開眼看看夕陽為何會熱情如火，她只想舒舒服服地閤眼享受這一股暖流倏地竄上心頭，鬆弛緊繃了一天的心情，這可能是好運來的前兆，她想她一定會順利地住進姊姊家。

當電車上的擴音器說著箱根的地名時，席湘雲幾乎是從座位上彈跳起來，一件薄毛衣從她的身上滑落到腳踝，原來是它給了她如陽光般的溫暖，可是毛衣是誰的？

撿起毛衣之後，她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對了，這樣織法細膩、又有著歲月的顏色的毛衣，是坐她隔壁、腳邊擺了個大登山袋男人身上穿的，可是他人呢？不在座位上。她已沒有時間找他以表達謝意，更何況連他長得是圓或是扁，她毫無所知。

因為淑女是不能隨便亂瞄男人，會被誤認是拋媚眼。

匆匆下了電車，她一眼就看到那個背著登山袋的男人正在通過閘門，而身上只剩了件短T恤。席湘雲魯莽地跑上前，給了票卻走錯閘門，硬生生地被站長攔下來，解釋為何要飛身跳過閘門。

糟糕！被當成混水摸魚的女飛仔，真是丟臉丟到國外了。席湘雲皺著眉頭自責。

由於一般日本人的英語都只有鴨子聽雷的程度，她比手畫腳的表演像街頭藝術家似引來三三兩兩看熱鬧的人，卻沒有一個人出面當翻譯，直到那個穿短袖的高大男人回過頭，看見披著他毛衣的女人淚沾衣襟，他突然帶著笑意，邊搖頭邊往回走。

這個男人，不僅英語嚇嚇叫，那一臉傲然的長相，比日本影壇最帥的太陽之子——加勢大周更多三分英俊，簡直令在場的女人抓狂、迷醉，儘管那些女人搔首弄姿地想吸引他一絲青睞，可是他的眼裏只有楚楚動人的席湘雲，像著了魔似的被釘住。

席湘雲，甫自西子灣畔中山大學企管系畢業，一個青澀的社會新鮮人，是個漂亮的女孩子，清秀的臉蛋有著白裏透紅的細嫩皮膚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被水漾過般汪汪亮麗，挺直鼻梁的下面是張櫻桃小嘴，像個令人愛不釋手的洋娃娃，驚豔四方。

經由他的翻譯，站長理解似的放行，席湘雲還沒來得及開口道謝，他先開口說話：「妳是從台灣來的？」一口字正腔圓的國語。

她點點頭，心裏充滿他鄉遇故人的喜悅。

「看妳的樣子，不像來自助旅行的吧？」他大膽假設，從她只拎了個小皮包得知。

「我來找我姊姊。」席湘雲微蹙著眉，對他的語氣裏帶有濃厚苛責意味表示嚴重抗議。

「妳姊姊為何沒來接妳？」他絲毫不受她的情緒與美麗影響，一味地責難。

「她不知道我要來，先前在機場時我有打電話過去，可是她家沒人接。」一想到有可能

飄泊異鄉，她氣短地不想與他爭辯什麼。

「那……妳怎麼去找她呢？」他冷淡的問，心裏卻湧上一股擔心得不得了的憂慮，爲什麼對這個台灣來的女孩有種特別感情？他迷惑了。

「我有地址。」她從牛仔褲口袋裏拿出一張揉得皺巴巴的紙條。

「妳一句日語都不會說，又沒來過這裏，萬一被拐騙了怎麼辦？」他不想接過她手中的紙條，猶豫是不是該好人做到底？

「你不會騙我吧？」她一臉無邪的問。

半晌，他嘴角牽動了一下，了然於心。「妳是想要我當妳的嚮導？」

「如果你不忍心看你的女同胞被騙……」她露出哀怨的眼神。

「我不是中國人，我是日本人。」他臉色猝變，黑瞳中閃過一抹黯淡。

「對不起，我聽你中文講得這麼流利，誤會了。」她嚇了一跳，不知道自己說錯什麼會讓他臉色如此蒼白？還是他和中國人有過節，她不小心觸痛了他的傷口？

「我是柴崎川，東京人。」他清了清喉嚨，指尖爬梳髮絲，帥氣的說。

「我叫席湘雲，住在台灣高雄。」她懂得他的掩飾。

他看了看手錶。「現在已經晚上七點一刻多了，看在妳是個弱女子的份上，我就送妳到妳姊姊家。」說完，轉身朝車站出口走去。

弱女子？席湘雲撇了撇嘴忍住笑意，她不但學過女子防身術，而且還是跆拳道二段高

手，一般宵小休想近得了她的身。要不是這身高強的武藝，如她這樣沉魚落雁姿色的女子怎會令男人退避三舍？也要不是這身傲骨，靳林怎會選擇分離？

她的心微微一顫，感到無比的淒涼，靳林！她永遠無法成爲他心目中溫柔婉約的小女人。

她太好強了，雖然世間煩惱多因強出頭，她卻依舊無悔做個女強人。

跟在他身後走了好一段路，她突然想起披在身上的毛衣。「對了，這是你的毛衣？」這是件手織的毛衣，花紋漂亮又有古典的風味，一看便知是出自長輩的手藝，或是他母親，他怎捨得蓋在陌生人的身上？

「箱根的夜風涼露水重，妳穿上，到了妳姊姊家之後再還給我。」他體貼地說。

「那你怎麼辦？」

「我是男人。」

好個我是男人！而她是個女人，她第一次感覺到當女人被男人疼惜的溫暖。

就這麼一次吧！她保留這件溫暖的毛衣，和男人的體香。

也許沒有下一次。

*

*

*

好不容易走到姊姊家門口，從屋外望去一片漆黑，席湘雲的心情頓時沉入谷底，按了幾

聲長長的電鈴後，她簡直快承受不起姊姊不在家的打擊，直想昏厥過去一了百了，如果能夠倒在這個男人懷裏，她可是毫無怨尤。

柴崎川看出她心裏的難過，朝她笑一笑除去她的憂鬱。「有沒有興趣陪我去吃道地的日本拉麵？」

「萬一姊姊回來了……」席湘雲忐忑不安的說。

「吃完麵，我們再回來等也不遲。」他露出君子般的笑容。

可是，他們吃完了麵，沿著古意盎然的街道，看盡代表歷史的遺跡、現代建築的美術館，繞了一個大圈子，兩人漫步到晚上十一點才折回，席湘雯的家仍是黑漆漆一片。

完了！她走投無路了，今晚註定夜宿街頭，成為四野蚊子的血漿供應者，就連她堅硬的鐵砂掌都趕不走這羣虎視眈眈的「餓」魔，真慘！

他打破寂靜地問：「妳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我可以坐在門口等到天亮，可是你怎麼辦？」她有點作假的瀟灑問道。

「我要去住旅館，妳要不要一起來？」柴崎川挑了挑眉，清楚地知道她面具背後是張恐懼的臉。

「我……身上沒有多餘的錢。」她結巴地說出阮囊羞澀的窘境，就算皮包裹有本五十萬元的存摺，卻是高雄企銀的提款卡，沒啥作用。

他嘿嘿地笑了數聲。「實在不知該說妳勇敢，還是愚蠢好？兩手空空地出遠門，該不是